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六回 鐵殼臉獨劫大樹坡 揭浪蛟挈避軒轅廟

話說何能用計殺敗官兵，連夜追趕三十餘里，方才回來。一時收集甲仗糧草，不計其數。眾官軍見無人追趕，方立住了腳，已是天明。計點軍士，消折大半。三位官長俱面面相覷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將士商量，說：「城中事情重大，責任所關，你們且在此屯駐，再圖恢復。」遂各自脫回。只說長沙府太守，回到衙中，方才驚定。又將息了幾日，然後理事。果乃出兵一月，衙中案牘如山，只得閱理。忽翻出一角來文，是赤亭縣縣尉申報獲得通同天雄山大盜一名花茂，在逃黨羽一名柏堅。太守看明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我今被錢樞密逼近出兵，大敗回來，正恐上司見責，要去納賄。如今只消人到縣，將這花茂解來府，將他申報上司，豈不是我獲賊有功？」遂一面著該吏備了一角調犯文書，差人到縣。不一日到了縣中，縣尉看罷來文，即備了一角起解文書，提出花茂，當堂釘入囚車，交與來差，吩咐小心收管；又拔數名軍士防護；又給牌票，著沿途照應。

來差拜辭，領出城來，使人拘喚裡保推送囚車，逢鋪交割。數名軍士俱是弓箭刀棍，只在前後押走。又吩咐已牌起身，未晚投宿，遂一路嚴密，走了兩日。

這日下午，才走到大村坡地方。坡上有數株百尺青蔥的古槐，一地人便向樹下推來。不期推到第三株槐樹下，忽樹後竄跳出一人來，大叫「天雄山好漢在此！」說罷手起刀落，一如切菜般。幾個軍士急要上前，見他砍殺得厲害，俱棄了刀槍，只嚇得在地下滾爬不去，便被這人一頓砍翻。忙打開囚車，叫聲：「花茂哥哥，我呂通來救！」花茂自分解到府去，又受一番刑責，忽見呂通來救，忙問道：「兄弟，你怎知我到此？」呂通道：「自那日聞了凶信，又差人來拿大嫂。我與柏堅商量，我自來尋便救取哥哥，他自連夜帶了妻小同大嫂投奔湘州親戚。我在城中守了這些時，再沒湊巧，昨日在衙前得了這信，便一徑先來。見這裡離得人家甚遠，遂隱身樹側，才救得哥哥。」花茂聽了大喜，忙劈開上下扭索，兩人一同逃走。正是心慌不擇路，只揀幽僻小路而走。

不期走不多里，花茂的腿腳一時發疼，半步也移閃不動。呂通道：「哥哥再掙扎些才好，這怎麼處？」花茂道：「我今實是難行。你今扶我到這土窟邊存紮，也強似死在獄中。你去尋著柏堅，說與張氏母子知道，只說我年災月厄，大限到來，也不容人久住。他若有志，撫著兒女，傳延花氏一脈也好。」說到此際，便落了幾點淚來，連忙忍住道：「我花茂做了半生漢子，怎到此想起兒女事來！」說罷便一跤跌伏在地。呂通不勝著急，連忙叫喚道：「我為哥哥在湯火中救來，正要圖日後事業。快自甦醒，我背了哥哥，且捱到前去。」

此時日已漸低，忙將花茂背上肩頭，手提樸刀，正待舉步，忽見前面遠遠的一陣人趕來。呂通見是有人追趕，便大踏步往斜處小路急走。走了不三四里，只見前面隔著一條大河，上下並無船隻往來。再回看後面追趕的，俱是撓鉤棍棒，漸漸趕近。呂通只得沿河直走。花茂在背上道：「將我棄下，兄弟你自逃生！」呂通那聽他，只顧急走。

正在萬分難解，忽見前面小河內掉出一隻小船，迎著棹來。呂通見了大喜，忙用手亂招道：「小船快來渡我！」那人也不回言，竟棹到岸邊，叫小船來。

呂通上了船頭，將花茂放入艙中。岸上追趕的早已趕到，大叫：「漁船不可渡這個殺人賊過河！」那漁船上人笑了一笑，便一篙點開，用槳棹起。岸上人著急，內有人認得的，忙叫道：「岑大哥，快將這兩個人送上岸來！他是天雄山大盜，在我地方殺了府差軍壯二十餘人，我們要將他送官。」花茂聽了，只急得在艙內向著漁人用手亂搖道：「千萬不要攏岸，我自謝你。」那漁人聽了哈哈大笑，對著岸上人說道：「你這些呆癩，你地方為事與我無乾！我打漁半生，正愁沒處討富貴，將這個行貨子並疊解到城中，可也有千貫賞錢。須知我洞誕湖口岸揭浪蛟岑用七不是好惹的主兒，莫來討死！」說罷，只遠遠棹入小河中，便一篙插住。花茂聽了這些說話，只急得在艙中用兩手在痛腿上撫摩叫苦。

只見那岑用七，在艙上取出一桿飛魚鐵叉，往船頭上走來，大喝道：「我也不管你殺人不殺人，也不耐煩向貪官處討臭錢，只問你身上有多少銀錢，可盡數納上，便放你上岸去逃生。若道個『不』字，只一叉一個下水！」呂通聽了大怒，喝罵道：「你這瞎眼賊！若是要錢。只問我手中刀可有沒有！」岑用七大怒，便一飛魚叉望喉嚨來。呂通一刀敵住，也一刀砍去，早被岑用七一叉打落。鑽進一步，用腳一勾，呂通在船板上一時站立不穩，撲通的跌了一跤；連忙爬起，又被岑用七勾跌。大喝道：「船面上怎容你撒野！若好商量，我是不慣踏沉船推人落水。你只恃強，且叫你跌個頭腫！」花茂見呂通被跌吃虧，自己又用不得力，只急得沒法。細聽他口聲，卻是個欺硬怕軟的漢子，便在艙中告求道：「好漢住手，不要跌壞了我這兄弟。犯罪殺人的俱是我，只縛我去請賞吧！」岑用七笑了一笑，便自住手，讓呂通立起。呂通道：「船面上果是立不穩。你有本事，和你上岸去拚個死活！」岑用七笑道：「我要與你拚死活，便不來渡你。便渡了你，只這兩跤也推落水去。如今實對你說，我揭浪蛟岑用七撐這打漁船，在洞庭湖出沒，留心結識好漢。今日偶在小河中曬網，看見你背人急走，又見有人在後追趕，便有心要救你兩人來問個長短。方才跌你兩跤，顯個手段要。你既是天雄山的好漢，他們在山上好不奢遮。近來聞得拜識了楊么，便就行仁仗義，要想做些大事業。這楊么果有些好處，我今著實想念他，急切不得會面。你兩個為甚事，在這地方殺人，卻背馱著，敢是被人打傷了腿麼？」二人聽了，不勝歡喜。遂將結識楊么並天雄山，為虎皮犯事說知。岑用七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原來就是你們這三條好漢！我也一向聞得人稱說有本事，好義氣。今日做出，實是使我敬服。如今不必遠去，只在我家住些時，指引你一條去路，便好藏身。」說罷走到艙上棹槳，直棹到點燈時候，方到本村。將船住好，上岸去點出燈來，叫呂通攙扶了花茂上岸。自己揭開船板，取了兩個金色鯉魚，回到堂中施禮過，便拿魚入內，叫妻子收拾。家中有做下的水白酒，不一時托了出來。三人坐下，岑用七笑說道：「這早晚村中人家俱已睡靜，買不出好酒餚來，只這村白酒、湖水煮湖魚，卻有些鮮味。兩位哥哥只胡亂吃些，明早買好的來請吃吧。」一時三人各吃得醉飽。岑用七收了碗碟進去，挾出一床被來，在堂中打了鋪兒。等二人睡好，才入內去。

二人睡到五更，花茂因推醒了呂通說道：「我虧兄弟救脫，今又殺人，罪上加罪。官府必要根究，地方必要追尋，這裡怎遮藏得住？等到天明，辭了遠去。只不知這是什麼地方，若離天雄山不遠，莫若投奔他去。」呂通道：「哥哥慮得不差。」二人便坐著。只見岑用七攜燈出來，說道：「我要多留住幾日。今聽見二位哥哥計較的話，實有主意。我想要送哥哥往天雄山去，雖不甚遠，卻是旱地，是這般行走不動，必要被人盤住。我昨日原說有個好去處，即今同哥哥去。」二人聽了，忙問是什麼所在，可以存身。岑用七道：「我往常做了些勾當，若犯出事來，便去躲在洞庭湖中君山上，過些時便又來家。這君山十分廣闊，突據湖中，周圍危巖峭壁，高峰峻嶺。略有風起，湖中波浪掀天；便沒波浪，往來船隻俱不敢到山停泊。只有湖內做私買賣的，劫了財寶，上山去到軒轅廟湘妃亭均分，做賽神酬願；還有人將金銀納入軒轅井中，以作酬神。又有人相傳，這軒轅井有一地穴，直繞過湖面到豫章，上得廬山大路，也不知可確。目今有兩個在山上，聚了二百多人，自尊自稱。便立了禁約，凡在湖中做了勾當，必要去納獻他，便容人在湖內出沒。他二人與我甚好，一向要我入伙，我因看他似個做大事的人，故此不去。我今想來，在此終久受人閒氣，如今有了二位哥哥，不如趁此我便帶了妻子同二位哥哥到那裡安身，豈不穩便？」花茂、呂通聽了道：「可知是好，只是不曾與他相識，可肯相留？他二人姓什麼？」岑用七道：「一個叫做鬼見愁郝雄，一個叫做白腳花貓張杰。如今漸漸傳開，常慮弓兵緝事，了乾不來，巴不得有人去投奔他做個幫手，怎麼不留？」二人聽了，方才歡喜。岑用七遂入內去同妻子炊煮了半晌，先托出魚酒來。

此時天已漸明。三人正吃間，忽有一人在門首探了一眼。岑用七大喝道：「賊殺才！莫不是來打探我收留了天雄山好漢在此，敢來作對麼！」那人飛也似奔去。不一時，村中鑼聲大起。三人知是來拿，便等不得飯熟，岑用七叫妻子先拿了包裹上船，又叫呂通扶了花茂上船去，自己取了些草在灶中點著，前後亂灑，不一時滿屋子發起火煙。遂提了飛魚叉，大步上船，同著妻子前後棹起

槩來。呂通手執大刀立在船頭。眾人趕來，已是不及。本村人曉得岑用七的手段，恐怕惡識了他，後來惹禍，只遠遠吶喊驚他快走。見他去遠，方來救火，已燒得幾間破屋無存。

岑用七棹入湖中，正值東北順風，遂掛起蘆篷，一時呼呼的走得水響。不消半日，早已走到君山腳下。岑用七將船係好，先上山去與兩頭目說知，遂同到船邊相請上山。岑用七同妻子在後，不一時同人軒轅廟中相見。花茂、呂通訴說前後事情以及投伙相庇之事。郝雄、張杰聽了大喜，相留款待。這是岑用七相引花茂、呂通洞庭湖君山初入伙。

次日，花茂即使人去打聽柏堅以及妻子下落，又向郝雄、張杰細述楊么好處，並說些天雄山的好話。二人聽了大喜，遂吩咐手下以後不可混劫。

且說這天雄山殺退了官軍，因見不曾全退，何能因又設計，過不幾日，直追殺得抱頭鼠竄，一時瓦解，方回上山來作慶賀筵席，遂商議去救花茂。早有前日打發的那兩個探事小校回來，細細報說起解到大樹坡，呂通劫救，岑用七相引上了洞庭湖君山入伙。眾人聽了大喜，即報知張氏，張氏一時無限歡喜，遂先使人去通知。又不一日，柏堅親送張氏到君山。夫妻相見，歡喜非常，十分感激柏堅。柏堅因是先上了天雄山，又因妻子在彼，遂別了花茂、呂通等回來。自此天雄、君山兩處不時往來，比前十分興旺。

這邵元在山不覺住了三個多月，因記念月仙在家，便要辭別下山。當不得眾兄弟再三苦留，只得又住了數日，方才立意要回。眾人只得備酒餞別，各出金帛與他並疊包裹。邵元腰懸利刃，手提鐵鎗，相別下山。一路買酒食肉慢慢行來。

如今且將這王月仙在家的事細細說出。原來邵元這頭親事，當日是他舅舅作主，將他人贅在漢陽東門內豔冶街王家成親。這王家是積祖相傳穿珠點翠的，叫做王志。他夫妻年老無子，只生得這個女兒。因是中秋夜生的，故此取名月仙。他自小生得眉目秀麗，十分乖巧。到了十三四歲上，一發出落得身材婀娜如風前弱柳般，一個面龐比海棠還嬌嫩三分。日日幫著父母穿些花朵，父母十分愛她。這王志住的房子是一樓兩進，門前樓下就是鋪面。王志日在鋪中招攬生活。因月仙近日穿出花朵鮮巧玲瓏，人家只認做是王志手段精巧，俱來尋他。生意比前十分興頭。夫妻有了這個女兒幫手，又是獨養女兒，便不捨嫁她出去，要招個好女婿來家，靠他養老。因有了這個主意，再不輕易向人開口。幾個做媒的議親，不是嫌人家弟兄多，便是嫌他有拘管，及至沒拘管沒弟兄的，又嫌他沒聲名，持不得家業。故此窮的不肯攀，富的又不肯來就，只管將月仙的好事蹉跎下來。這月仙既賦此麗質，便有一種慧性，每每遇春難縮，秋到無聊。兩個父母全不曉得他的苦楚，她又不好明言，只好捻花作笑，弄珠想圓。有時獨撫樓頭，常恨難逢擲果；現身櫃側，每嗟虛設當爐。早已被人垂涎羨慕，有的望想竊桃，有的願納太平錢十萬，俱托媒人來求說，王志只是不允。這些人便在背後稱美說豔，故此將這條街起個新名叫豔冶街。這些人見王志決不肯應承親事，遂有恃強使勢來量壓他，甚至有回惱了，上門來罵的。弄得王志夫婦俱沒法起來。恰好一日有個撮合人，說起邵元肯與人招贅，又無父母弟兄拘管。王志夫婦二人聽了，便十分歡喜道：「他父親當日在此鎮守，大小也是個官兒。又聞他勇力異常，等他日後做個武官，也不枉了女兒這般貌美。況且有了他來家，免得受人閒氣。」遂一口應承，不論財禮多寡，擇日將邵元招贅了來家。果見邵元身材魁偉，相貌堂堂，老夫婦十分歡喜。當夜邵元與月仙在前面樓上成親。果是一對少年夫婦，十分恩愛。不覺過了月餘。誰知邵元要在筋骨力氣上做地步，不肯向枕席被窩中用工夫。雖是貪愛月仙姿色，也只點景而已。到了後來，漸漸看得若有若無，終日出門，自去尋人吃酒，沉醉回來，只鼾呼到曉，竟將月仙十年待字想嫁的苦心，一旦沒處安排。街坊人聽見王月仙招贅了邵元，盡皆吐舌，不敢再來探望。故此，邵元做親年餘，早出晚歸，相安無事。不期這日，天雄山弟兄著人悄悄請他。邵元見是求助，遂在王志夫婦並月仙面前，只說有當日父親的同官相請，此去不過一兩月便回，遂收拾出門自去。

這月仙初離丈夫，一時覺得心中難過。到了夜間，因暗想道：「他在家中自枉然，到東得人不自在，只索由他去罷了。」便自過了一夜。次日起來，臨窗梳洗，對鏡修眉。不一時吃過了早食，便拿些珠翠到樓上來穿點消遣，遂除去了兩扇紗窗坐下，便自穿點，覺得比往日十分適意。穿點倦來，便探頭看些街上過往閒人。

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四日。到了第五日上，也是合當有事。月仙點染了幾枝翠葉，綴就了幾朵鮮花。花間蝶翅翩翩，葉底流螢飛舞，覺得鮮豔活跳，十分動人。月仙自己看了，也覺十分可愛，因暗想道：「我費了一片心機，點綴了這幾枝花朵，不知插戴在那個美人的雲鬢上，添她多少丰姿，能博才郎許多情趣。」因呆想了半晌，不覺的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月仙命苦，說甚風流，說甚才郎，說甚情趣。只索淹蹇一生。得隨村漢，徒為他人傭乎。」想罷，一時心慵意懶，不覺困倦起來。忙將花朵推開，立起身來，臨窗閒看。只見村裡老少，忙忙碌碌穿梭過往。月仙看了半晌，不但不能開懷，反覺添了許多悒快，便不耐煩。正欲轉身下樓，忽見東首一位騎馬官人，迎面而來，十分儀容俊雅。月仙竟忘其所以，只對面看他揚鞭攬轡而來。再定睛細看，只見那馬上官人，生得異樣風流，萬千情種。你道他怎個模樣？怎見得？但見：

麵糰如粉雪，耳大若垂環。一隻色眼，知他慣會偷香；滿臉笑容，的是專能竊玉。萬字巾雙飄絲帶，粉底靴斜踏銀鐙。旋飄衣底，賣弄五色衣裳；假墜珊瑚，掉下一番風韻。若不是一位王孫，也應知是當今公子。

那馬上的官人，忽看見樓窗中一位美貌婦人，生得標緻非凡，不勝驚喜。恐馬走得快，便勒緊絲韁緩緩慢走，兩隻眼睛只仰面看著樓上。你道這婦人生得怎生標緻？但見：

鬢髮如雲，眉彎若黛。眼凝秋水澄澄，齒勻櫻桃顆顆。淡妝有誇西子，濃抹可賽王嬙。體不勝衣，疑是嬌柔無骨；容多玉潤，應知白潔還香。微哂蕩人魂魄，停眸足引顛狂。幾回錯認嫦娥，實信是月中仙子。

那官人在馬上，一時看得魂飛魄蕩。急切裡又要看人，又要顧馬，又恐驚了那婦人進去。不期兩人俱看得動情，留連難捨。手鬆處，這馬舉蹄前走，那官人便立地生情，忙將手中一根八寶鑲嵌珊瑚鞭輕輕墜落下地。這馬已走過了樓窗，遂勒回馬頭，在樓前街下停立仰看。此時，街上的人忽見這官人顧盼樓窗，便有的幫他顧盼。內中的人認得的，忙來湊趣奉承，在地拾起珊瑚送上。那官人笑了一笑，只得接入手中，後面的跟隨已到，又見這婦人閃了進去，只得在馬上快快望西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羨鴛鴦不羨仙。